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二十五

宋 王溥 撰

輟朝

開元十八年十二月左丞相燕國公張說薨輟朝五日

廢元日朝會

二十九年十一月寧王憲薨輟朝十日

貞元十五年七月以黔府觀察使王礎卒輟朝一日故

事團練觀察使卒未有廢朝者自礎始焉其年九月義成軍節度使盧羣卒輟朝故事節度使卒時皆先廢朝然後除代至是先除尚書右丞李元素然後輟朝非也十六年以徐泗濠等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輟朝近例節度使帶僕射以上卒輟朝三日尚書以上次之都團練觀察使則否洎貞元八年嗣曹王臯下一年李自長皆以節度使帶尚書卒各輟朝三日至十四年樊澤以僕射卒輟朝一日十五年黔府觀察使王礎卒時為輟朝

一日

元和九年六月丙子天德軍經畧使周懷義卒輟朝一日經畧使廢朝自懷義始也

太和九年七月太常博士崔龜從奏大臣薨輟朝曰伏以廢朝軫怛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以来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既歿其夕為罷鼓

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憫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疑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無爽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明彌情之文無虧於禮典太常寺奏定伏以近日文武三品以上官薨卒皆為輟朝其間有未經輕重之官今任又是列散者為之變禮誠恐非宜自今以後文武三品以上非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皆請不必輟朝其餘並請依元勑又中書門下奏覆古有當祭告

喪義在申請同體過時而哭於禮為乖禮院所請合輟朝者各以聞哀之時明日請依餘酌太常寺所奏別具品例輕重進定謹按儀制令百官正一品喪皇帝不視事一日又準官品令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以上正一品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以上從一品侍中中書令以上正二品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京牧大都護上將軍統將以上從二品門下中書侍郎六尚書左右散騎常侍太常宗正卿左

右衛及金吾大將軍左右神策神武龍武羽林大將軍
內侍監以上正三品御史大夫殿中祕書監七寺卿國
子祭酒少府監將作監京兆河南尹以上從三品緣令
式舊文三品以上薨歿通有輟朝之制伏以君臣之間
禮情所及事必繫於委遇官則以時重輕一用舊儀咸
乖中道臣等參酌色目如前其留守節度觀察都護防
禦經畧等使並請各據所兼官為例依奏其年九月中
書門下奏近奏定合輟朝官品勅已尋行其致仕官多

是優禮合同貞觀勑例未該須有處分自今以後其致仕官如非曾任三品以上正官及歷四品清望並不在此例依奏勑應官至丞郎亡歿合有廢朝況班在諸司三品之上自今以後宜準諸司三品官例處分因尚書左丞庾散休薨乃降是勑也

太和八年七月太僕卿段伯綸卒伯綸秀實之子自古歿身以利社稷無如秀實者文宗乃特加贈仍輟朝一日以禮忠臣之嗣

會昌三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親王公主葬日準德宗以前實録並合輟朝一日請自今以後準故事處分又京官一品尚書省二品及時舊相方臻此位比来同刺史曾任監例輟朝一日恐輕重不倫起今後並望輟朝兩日又二王後為國賓又是一品前年方與輟朝請編入令式又駙馬登朝之初例除四品既是國戚不合繫於品秩望輟朝一日並依奏

大中十一年右羽林統軍鄭光卒上之元舅也詔贈司

徒輟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儉上疏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今以輟朝之數比于親王公主即前例所無縱有似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貴防微大凡人情于外族則深于宗屬則薄先王制禮割愛厚親據開元禮外祖父母親舅喪止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即服齊衰周年所以疎其外而密於內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今鄭光輟朝日數望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僭埀

之百王永播芳烈疏奏乃詔罷朝兩日

雜録

開元元年十二月敕諸文武官三品以上及中書黄門侍郎若遇雨聽著雨衣及帽至殿門外并聽著出入又諸文武三品以上帶職事者欲向田莊不出四面關者不須辭見致仕朝朔望者準此

三年閏二月七日敕每受朝日平明後仗未下前皇城内正南街宜斷人馬来往

十五年十月勅文諸道遥授官自非路便即不須赴謝

天寶十三載七月勅自今以後應正衙引辭官當日不

發委御史臺察訪聞奏

貞元十三年六月詔自今以後時暑及雨雪泥潦亦量

放朝參

十五年正月丁亥不視事以公卿等朝拜諸陵故也初

是月七日拜陵官發其日本視事適會董晉卒廢朝至

十六年二月公卿拜陵發日遂不親視事迄今因循行

之

元和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官尚書省四品以上官諸司正三品以上官及從三品職事官東都留守轉運鹽鐵節度使觀察都團練防禦招討經畧等使河南尹同華州刺史諸衛將軍三品以上官除授皆入閤謝其餘官許于宣政南門拜訖便退從之

三年六月百官初入待漏院候禁門啟入朝故事建福

望仙等門昏而閉五更而啟與諸里門同時至德中有
吐蕃自金吾仗亡命因勅晚開宰相待漏太僕寺車坊
至是始令有司各據班品置院於建福門
五年十二月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舉族歸朝至京師
故事雙日不坐是日特開延英
十四年八月上謂宰臣曰今天下雖漸平尤須勤於政理
若遇休假頻不坐朝有事即詣延英請對勿拘常制
十五年正月十三日延英閣宰臣及羣官往對已而上

却不坐以中書侍郎令狐楚有事于太清宫故也其年十月下元假召宰臣對于延英議邊事也

太和七年正月户部侍郎庾敬休奏當司未有待漏院今請於鹽鐵度支待漏院側創造依奏

九年八月御史臺奏應文武朝參官新除授及諸道節度觀察經畧防禦等使及入朝赴鎮並合取初朝謝日先就廊下參見臺官然後赴正衙辭謝或有於降官之日及朝覲到城忽遇連假三日以上近例便許於宣政

門外見謝訖至假開亦須特到廊下參臺官者請自今以後如遇連假已見謝訖至假開亦須特到廊下參臺官依奏

開成元年正月勅自今以後每遇入閤日次對官未要隨班並出並於東階松樹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自今以後除刺史並望延英對了奏發日限縱不遇坐日許於臺司通將待延英開日

辭了進發從之

三年二月御史臺奏宣自今以後遇延英開假中謝官委司臺前一日依官班具名列奏如先奏即不在中謝限又勑新授方鎮延英開日便令中謝其兩省官中謝即不在本司前一日奏聞例餘依其年二月堂帖奉宣新授刺史於閤内及延英中謝不必須候延英開其月中書門下奏僕射尚書侍郎左右丞並監九寺大卿監準開成元年三月勑每遇延英開並令候對如入閤日

班退後各紫宸殿前東西松樹下依位立本司有公事即聞奏者伏以兩衙坐日宰臣及決對官奏事比及退朝已是辰巳之間若更祗候即廢闕公務今日延英面論並請停罷如須顧問隔宿及臨時宣召必不稽遲依奏其年十月莊恪太子薨中書門下奏輟朝合至月末舊無起居之禮頗乖臣子之心臣等商量隔三日一赴延英進問起居應協情禮從之

四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尚書省四品以上官及諸卿監

等遇兩衙坐日宜令兩人循環於閤内及延英祗候者
勅前件官等若當待制之日重差定憲處妨公事起今
以後合祗候官請不在待制之限依奏其年二月御史
中丞高元裕奏伏以近日丞郎以上官未就食之前時
有稱疾便請先出請自今合候對官遇延英開日有事
要與宰臣商量者即請拜食後先出仍須事前牒臺司
或年齒衰遲不任每度就食者量許三度仗下後先出
其餘官不在此限如違請每月終一度具名聞奏依奏

百官奏事

舊制六品以下官奏事皆自稱官號臣姓名然後陳事通事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則不稱官號

貞觀四年五月五日上謂房玄齡等曰君於臣子情亦無別前如晦亡朕為不視事數日惻愴之慈念任環亡豈有内外殊異所司不進狀乃對仗便奏此豈識朕意如朕子弟不幸死亡公等可如此奏耶今日後不得如此

永徽二年十二月詔五品以上上封事不能進聽仗下

面奏

景龍二年二月七日勅仗下奏事人宜對中書門下奏若有秘密未應揚露及太史官不在此限至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勅諸司欲奏大事並向前三日録所奏狀一本先進令長官親押判官對仗面奏其御史彈事亦先進狀至開元五年九月十二日詔比来百司及諸使奏陳皆待仗下頗乖公道須有革正自今以後非灼然秘密不合彰露者並令對仗如文書浩大理文雜著仍先進

狀其太史官自依舊例至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詔曰百司及奏事皆合對仗公言比日以來多仗下獨奏宜申明舊制告語令知如緣曹司細務及有秘密不可對仗奏者聽仗下奏

開元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勅五品以上要官若緣兵馬要事須面奏陳聽其餘常務並令進狀

興元元年九月上謂宰臣曰近者朝官諫言都不陳奏時之利病何以知之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當令朝

官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庶有弘益

貞元十四年二月太常卿齊抗奏元日朝賀奏事戸部禮部尚書司天監奏開元禮並令於横班同羣官拜訖然後依次奏事自後並未拜以前先就階上立奏事畢隨例便退既無禮度則有闕儀今請依開元禮部戸部尚書以上於南班再拜訖便隨上公升于階就東向位立凖儀注奏事以補舊儀可之

十八年七月嘉王府諮議高弘本正衙奏事自理逋債

因下勅曰比來百官每於正衙奏事至於移時爲弊亦甚自今以後不須於正衙奏事如要陳奏者並於延英進狀請對正衙奏事不易之制貞觀之間孜孜理道講陳政事其後正衙奏御凢在列位無不上達今弘本瀆理罪之可也因人而廢其事不可

長慶二年七月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閤内奏事近年無例昨者威衛將軍高扶援引德音迴出班位緣非彈奏本條未敢舉勘起今以後其文武常參官應有諫論合守進狀常例有違即請奏彈從之

會昌元年六月勑今後應有朝官及上封事人進章表論人罪惡並須證驗明白狀中仍言請付御史臺不得更云請留中不出如軍國機要事關密切不在此例

親王及朝臣行立位

貞觀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途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注上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特進魏徵進曰自古迄兹親王班在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乃八座之長為王

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並行于令又乖

國憲上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也然則人之

脩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

輕我子也徵又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

降立嫡以長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為國

者宜知所慎於是遂可珪奏

開元六年八月一日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疏曰臣謹

詳諸史氏案以禮經有親親之義尊尊之道所以重王

室敬者𦒿年今陛下纉舊惟新睦親尚齒朝儀品列宜更申明至若命以嗣主用崇主祭養夫國老益在乞言會於朝班合從上列准令嗣主正一品今乃居庶官之次頗為閒雜須有甄明臣伏見開府儀同三司在三品前立望請嗣王亦與開府同行諸致仕官各於本司之上則重親尚齒典禮式存五日勅九族既穆百官有序至于班列宜當分位嗣王寔光於主祭國老有貴於乞言比在朝儀尚為閒雜非所謂睦親敦舊之義也嗣王宜

與開府儀同三司等致仕官各居本司之上永為常式七年八月勅諸王入朝及别恩追至朝參日未入閤於便近處坐仍令所司陳設

建中元年十一月詔親王出閤就本列坐至三年七月詔宗廟尚爵朝廷尚官今嗣郡王爵雖居高官或在下列於本官之上非制也至四年七月勅自今以後嗣郡王列于本官之下也

至元二年十月九日御史臺奏每有慶賀及須上表並合上公行之如無上公即尚書令僕以下行之其嗣王

合隨宗正若有班立位合依三品

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勅今後嗣郡王列於官班之上庶子宜在卿之上

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貞元二年六月御史中丞竇參奏起今以後班七人以上同日不到者請具名聞奏從之其年九月五日勅應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中書門下侍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各以本官序　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

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補闕左右拾遺通事舍人在橫班序 若入閤即各隨左右省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左右殿中侍御史左右通事舍人分左右立 若橫行參賀辭見御史大夫在散騎常侍之上中丞在諫議大夫之下 御史臺御史大夫在三品官之上別立中丞在五品官之上別立 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都防禦使并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餘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御史在六品班之後也 諸使司下無本官准授內供奉裹行者即入班亦在正官之次有本官兼者各從本官

班序如本官不是常參官并憲官是攝者惟御史班中
辭見殿中省宮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
繖扇立若入閤亦如之
一品班　三太三公太子三太嗣郡王散官開府儀同
三司國公等同班
二品班　尚書左右僕射太子三少京兆河南牧大都
督大都護散官特進光禄大夫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
幷上柱國同

三品班　六司尚書太子賓客九寺卿國子祭酒三監京兆等七府尹詹事親王傅中都督上都護下都護都督上州刺史五大都督府長史上都督府都護散官金紫光禄大夫爵開國侯勳上護軍下護軍

四品班　尚書左右丞六司侍郎太常少卿宗正少卿左右庶子祕書少監餘七寺少卿國子司業少府將作少監京兆河南太原少尹少詹事左右諭德家令率更令僕親王長史司馬鳳翔等少尹中州刺史下州刺史

大都督護司馬散官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大中大夫中大夫爵開國伯勳官上輕車都尉

五品班　尚書諸司郎中國子博士都水司使者萬年等六令太常宗正祕書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藥尚舍尚輦奉御大理正中允左右贊善中書舍人洗馬親王諮議散官中散大夫朝請大夫朝散大夫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

武班供奉宣政殿前立位　從北千牛連行立次千牛

中郎將次千牛將軍一人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二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柱中將一人次排階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以上在横街北次南金吾左右大將軍

入閤陛殿　夾階座左右從南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郎將一人次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連行立柱外過狀中郎將一人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將一人排階中郎一人階下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金吾將軍分左

右立

應當本日入閤人各依前件立其不入閤人各依本職事立非當上人遇合入日並從本官品第班序其入閤陛殿除千牛衛將軍中郎將外餘並以左右中郎將充其諸衛及率府中郎將不得陛殿

一品班　諸郡王散官驃騎大將軍爵國公

二品班　散官輔國大將軍鎮國大將軍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勲官上柱國柱國

三品班　左右衛左右金吾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將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大將軍諸衛將軍散官冠軍大將軍雲麾將軍爵開國侯勳官上護軍護軍

四品班　左右千牛衛左右監門衛中郎將親勳翊衛中郎將太子左右衛太子左右衛司率清道內率監門副率太子親勳翊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中府折衝都尉散官忠武將軍壯武將軍宣威將軍明威將軍爵

開國伯勳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

五品班　親勳翊衛郎將軍太子親勳翊衛郎將親王典軍親王府副典軍下府折衝都尉上府果毅都尉散官定遠將軍寧遠將軍游騎將軍游擊將軍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

尚書省官　據周禮先叙六官准六典尚書為百官之本今每班請以尚書省官為首

東宫官王府官外官　東宫官既為宫臣請在上臺官

之次左府官又次之三太三少賓客右庶子王傅既為

師傅賓相不同官屬請仍舊

太常宗正丞　並隨寺望合在祕書丞上

尚書奉御尚藥奉御　本局既隸殿中省合在殿中丞

之下

諸王府官　行列合以王長幼為序

檢校教官兼官及攝試知判等官　並在同類正官之

次其有行守檢校兼試攝判等官職事者即依正官班

叙除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觀察使都團練都防禦使

并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外餘應帶武職事位在西班

仍各以本官品第為班序

含元殿前龍馬道下叙班　舊典此意惟合於通乾觀

象門南叙班自李若水任通事舍人奏更於龍尾道下

叙班既非典故今請停

文武官行立班序　通乾觀象門外序班武次文至宣

政門文由東門而入武由西門而入至閤門亦如之其

退朝即並從宣政西門出
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侍讀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
職事准舊例並不朝參其翰林學士大朝會日准與元
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朝服班序宜准諸司官知制
誥例在集賢史館等諸職事者並請朝參訖各歸所務
辭見宴集班列先後　請依天寶三載七月二十八日
禮部詳定所奏勅公式令諸文武官朝參行立二王後
位在諸侯王上餘各依職事官品為序職事同者以齒

致仕官各居本色之上若職事與散官勲官合班列文散官在當階職事者之下武散官次之勲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為後若以爵為班爵同者亦准此其男以上任文武官者從文武班若親王嗣王任卑者職事仍依本品郡王班三品以下職事者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一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侯在從四品下伯在正五品下子在從五品上男在從五品下即前官被

召見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者在同品下其在本司參集者各依職事諸散官三品以上在京者正冬朝會依百官例自餘朝集及别使臨時聽

儀制令　諸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當上日不在此例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

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其弘文館崇文館及國子監學生每季參若雨露失容及泥潦並停諸文武九品以上應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以後二月二十日前並服袴褶五品以上著珂繖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衛官皆聽不趍

常參文武官准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人馬劣弱遂許分日望許依前分日參待戎事稍平加其俸祿即依常式其武官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上更加三

參頃並停廢今請准令却復舊儀其朔望朝參及弘文
館崇文館國子監學生每季參等請續商量聞奏以前
御史中丞竇參等奏伏奉今年四月三日勅宜付所司
與御史臺以近日體例參議禮文務從簡正詳定訖聞
奏者臣等准勅詳定如前勅旨二品武班宜以左右金
吾等下六衛上將軍依次為班首其檢校官兼及攝試
知判等本官二品以上者位望崇重禮異羣僚宜依本
班朝會餘依十三年十月徐泗節度使張建封入朝覲

詔參令入大夫班亦優禮也二十年十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准貞元二年班序勅使下三院御史有本官是常參官兼者即入本官班如內供奉裏行即入御史班緣使下御史近例並不在內供奉班內請自今以後諸使下御史內供奉者入閤日並依宣政殿前班位次員外郎之後在正臺監察御史之上便為常式從之

二十一年五月御史臺奏准貞元二年九月班序勅已有定制其横行位次請一切依本班先後如遇雨泥廊

下立班即依舊位又常參官辭見班序緣各御史多帶兼官高下不等今請兼大夫者在諸司四品之上丞郎及供奉官五品之下兼中丞者在諸司五品之上供奉官五品之下兼侍御史者在諸司六品之上供奉官六品之下兼殿中監察者在諸司七品之上及供奉官本品之下如本官帶常參官攝御史者依本官班序仍舊例准入辭見如本官不是常參官攝御史者不在此例又諸文武官朝參行立各依職事官品為序者緣有檢

校官高職事官卑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高卑不等今請應檢校僕射尚書以上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者一切在職事本品之上又准紫宸門外班除供奉官其餘一切宣政殿前班序登階後任依舊位如違請准乾元元年三月勑奪一月俸依奏

元和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貞元二年御史中丞竇參奏凡諸使兼憲官職除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都團練防禦等使餘並列在本官之位請自今以後常

參官御史大夫中丞等准檢校省官例立在本品同類官之上從之

會昌二年十月中丞李回奏准元和元年四月勅常參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立在本品同類官之上自後尚書諸司侍郎兼憲官與左右丞不當並置至於序立式有所疑臣伏請依前遵守永為定制依奏尚書左丞孫簡奏伏以班位等差本係品秩近者官兼臺省立位稍遷頗紊彞制理亦未通今據臺司重舉元和元年所奏勅

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檢校官立在左右丞之上者
承前列曹侍郎兼大夫者至少惟京兆尹往往帶此官
其京兆之從三品至今班位只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
卿監之上在太常宗中正卿三品之下其尚書左丞是
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
只合在本品同類官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
正四品丞郎之上與京兆尹在正二品卿監之下無異
又據尚書右丞是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今

吏部侍郎班位在右丞之下葢以右丞官居省轄職在糾繩吏部侍郎品秩雖高猶居在下推此言之則左丞品秩既高又處綱轄之地戸部侍郎雖兼大夫豈駿居其上今據散官自將侍郎上至開府特進每品從上下名級各異則從上下又不得謂之同品今取於理切近者用以比方今京兆河南司録及諸州録事參軍皆操紀律糾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綱紀六典畧同設使諸曹掾因其功勞朝廷就加臺省官立位豈得使在司

録及録事參軍之上施於州縣尚謂非宜況在朝廷實為倒置且尚書左丞自置此官職業至重按六典得彈射八座主省内禁令及宗廟祠祭之事御史糾劾不當得彈奏之豈可不究是非輕為措置今臺司所奏但言往例曾不揣摩事若循理雖無往例亦合遵行事若非宜雖有往例便合改正今據元和元年臺司所奏勑戸部侍郎兼大夫班位合在兵部侍郎之上在左右丞吏部侍郎之下今若因循往例不即改正遣戸部侍郎兼

大夫位在左右丞之上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班位合在太常宗正卿之上不唯有黍典章實恐重違元勑謹具貞元二年以後勑旨如前伏乞重賜參詳庶合事理勑旨緣御史臺與臺省各執所見因此須為定制其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

三年二月庫部郎中知制誥崔平奏兼御史大夫中丞一班位奉勑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者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國憲法朝廷紀綱兼此官者皆以所領務重

特為寵奬近來諸司侍郎兼大夫者並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待之已久況今使下監察御史裏行朝謝之時列在左司郎中之上以此參比足可辨明況奉去年十月勅御史大夫進為正三品寺丞進為正四品下郎官望等裏行蓋往時酌從宜之文定可久之法合崇憲聫式叶朝儀請准前例諸司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在尚書左丞之上勅宜依崔平等所奏

唐會要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卷二十六

宋 王溥 撰

册讓

貞觀八年勑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册授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六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國大將軍光禄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當

受册至光宅元年並停
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勑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
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侍中中
書令諸曹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領軍鎮國大將軍光
禄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詣
朝堂受册至景雲九年八月十四日勑左右丞相侍中
中書令六尚書已上欲讓者聽餘並不許至開元中宰
相李林甫奏兩省侍郎及南省諸司侍郎左右丞雖是

四品職在清要亦望聽讓

大歷十四年五月臨軒冊尚父子儀於宣政殿自神龍已來冊禮久廢準天寶末冊楊國忠為司空至是復行

貞元三年四月御宣政殿備禮冊拜太尉李晟受冊訖具羽儀乘輅謁太廟遂赴上於尚書省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奏禮畢如闕即宰相攝之時宰相張延賞欲輕其禮始奏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冊左散騎常侍劉滋攝侍中奏禮畢臨軒冊命宰

臣不親行事自此始也延賞素與晟有隙至是故特降減其禮欲以輕之也

舉人自代

武德五年三月勅令京官五品已上及諸州總管刺史各舉一人其有至行者録才用未申亦許聽自舉具陳藝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

顯慶四年十一月詔凡百官僚郡公卿尹除命多再飭上自茲已後宜各舉所知以自代仍具才行送轉中書省叙用

弘道元年正月京官六品已上清望官及諸州岳牧各以已之職推讓三人並以名聞隨即升擢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勑文每除京官五品已上正員清望官及郎官御史諸州刺史皆令推薦一兩人以自代具録行能聞奏審其所舉以行殿最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常衮官及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城使都知兵馬使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并七品已上清望官及大理司直評事授訖三日内於四方館

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長吏勾當附驛聞奏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即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

貞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新授三日內上表舉人自代者比來所舉少有摭實殊乖求才之意自今已後每舉人皆令指陳其承前事跡分析言之

元和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准建中元年勅常叅官舉人後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如官缺於此選擇進擬從之

咸通四年正月勅中外官宜准建中元年勅授官後三日舉一人自代

讀時令

貞觀十四年正月二日命有司讀春令詔百官之長升太極殿列坐而聽焉

長安四年司禮少卿崔融上表曰臣伏見去年元日明堂受朝讀時令謹按讀時令日自魏晉已來創有此禮每歲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帝升御坐

各⿰五時之色尚書令已下就位尚書三公郎奉時令就位伏讀凡五時皆如之所以祇迓天和至宋朝亦行斯禮此後尋廢迄至國初但存讀令之文亦不行其事自陛下御極創建明堂舊典鈌本莫不補輯每至元日受朝布政因以時令之禮附於元日行之今布政等禮已停不合更讀時令所司因循去年元日尚讀有乖古典事類停廢臣謹與鑾臺鳳閣考古詳議已停讀訖不敢不奏

開元二十一年四月一日命太常卿韋縚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案令韋縚坐而讀之諸司官長每升殿列坐聽焉歲餘罷之

乾元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春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已下為升殿坐而聽之

貞元六年二月制自今已後每至四孟月迎氣之日令所司宣讀時令朕當與百辟卿士舉行之

太和八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漢丞相魏相奏云陰陽者
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請選明
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職一時時至各言所職宣帝納
用遂至太平國朝開元中詔令春夏秋冬常以孟月於
正殿受朝讀時令天寶已後盛典久廢災沴之作實恐
由斯臣等商量來年正月依禮讀時令命太常寺先撰
儀法務於簡便從之

命婦朝皇后

國朝命婦之制皇帝妃嬪及皇太子良娣以下為內命婦公主及王妃已下為外命婦王之母妻為妃

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后初立羣臣命婦朝皇后（國初以來始有此禮）舊儀冬至元日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皇后至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禮儀使工部侍郎于休烈先奏曰據周禮有命夫朝人主命婦朝女君自永徽五年已來則天為皇妃始行此禮其日命婦又朝光順門朝官命婦並入雜處殊為失禮有詔乃停

景龍四年六月勅文武官五品已上母妻未受邑號告身者不在朝會之限其月勅宗族命婦第一第二第三品並每月二十六日參又諸親命婦非應朝參及須辭見謝者皆不得輒奉其會即所司録人數送內侍省內謁者監前一日奏其日平明於宮城門外車馬集內謁者監點引至命婦朝堂下車訖又典定然後奏帳訖各報所由若辭見參謝及有獻奉亦平明至宮門整比一時總奏如勅追喚者隨至聞奏又諸親五等已上內命

婦才人已上并外命婦朝參乘馬者聽乘至命婦朝堂從人數準乘車例即入内者令一人監門校尉内侍省高品官對看然後六柱國入若從内出準此其下從入者即監搜若有婦人男婦並不得入諸親第一第等次親王太妃妃下從婦女六人扶車三人散使二人外命婦二品已下上從婦女二人扶車親王及太妃妃公王遣阿嬭及内監泰下從扶車散一人諸親及外命婦朝賀辭見見參謝入内從聽依前件至内命婦朝堂及夫

子官品高於等從高仍並不得兼擔子其尊屬年老勅賜擔子者不在此例

又外命婦品大長公主長公主並視正一品郡主視從一品縣主視正三品王妻為妃嗣王郡王母妻亦同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非始封者帶三品已上者同母妻為國夫人三品已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若勳官二品有勳母妻為郡君五品若勳官三品有封母妻為縣君帶職者若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如太字各視夫子之品即夫子兩有官及爵或准一人有官及爵者皆聽從高蔭及

內命婦四品已上母並加邑號一品二品母為正四品郡君三品四品母並為正五品縣君東宫命婦亦準此其會朝依命婦制自外婦人不因夫子號别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郡君某縣君郷君並準此諸因夫子應授妃已下者見任官從本司無本司從大貫陳牒所司申奏給告身其申奏者所司總為抄奏若未給授而夫子薨卒者不在給限諸庶子有五品已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為太妃已下無者聽之承重者不合又諸親婦人并命

婦應長參者每月二十六日及歲冬至寒食五月五日並命所司於命婦朝堂供養入諸命婦朝參若行立次第各準夫子同班則母在上非二王後夫子及職事五品已上命婦並不在朝參之例散官三品以上及王若國公得朝參者母妻準夫子例常參自有制者依常參諸蕃人三品已上母妻應加邑號者並授諸外命婦每朝參光政景運永安等門車馬兩門放出入

元和元年十月太常奏外命婦參賀皇太后儀制自今

以後每年元日冬至外命婦有邑號者并准式赴皇太后所居宫殿門進名叅賀其立夏立秋立冬并進名叅如泥雨即停依奏

二年七月勅每年元日冬至立夏立秋立冬日外命婦朝謁皇太后自有常儀不合前却自今已後諸公主郡縣主宜委宗正寺勾當常叅官母妻御史臺勾當如違天子奪一月俸無故頻不到者有司具狀聞奏

十五年二月太常寺奏内外命婦請至朝賀叅奉前五

宗正寺光禄内侍省計會進名御史臺具集日轉牒諸
司餘准元和元年勅處分依奏

長慶四年三月禮儀使奏故事命婦有邑號者正至四
立並合行起居之禮縁其日兩宫起居若依舊章事涉
煩褻今請正至日即詣興慶宫起居訖詣光順門起居
制可

天祐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勅冊皇太后内外命婦比合
朝賀今縁命婦未有完字兼慮或闕禮衣若准舊儀恐

難集事宜令各據章表稱賀

皇太子冠

貞觀三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備儀注上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行所當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狀以皇太子冠准東宫典記有上禮之儀謹按上禮非古從南齊後魏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龍更扇其道羣臣斂錢獻食君上厚賜答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每緣一事有此再煩齊魏乃衰季之風故不足效而車轍有前事之戒應當取衷皇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錫賚上臺東宫兩處宴會非不優厚其上禮乞停

皇太子加元服

貞觀八年二月三日皇太子加元服

永徽六年二月五日皇太子加元服內外文武官為父後者賜爵一級

顯慶四年十月十二日皇太子加元服

開元八年正月十二日皇太子將加元服十二日太子謁太廟十三日宴百官於太極殿

皇太子見三師禮

貞觀十二年七月禮部尚書王珪兼魏王師上問黃門

侍郎韋挺曰泰昨與珪相見若為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答如儀訖王問珪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其業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為善最樂上曰我常語泰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

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謂房玄齡蕭瑀曰太子三師

以德導人者也若師傅禮卑則太子無所取則于是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其年皇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有奪嫡之漸内外擬議上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絶天下之望及草詔曰徵其辭乎皆曰徵已拜侍中必不受師傅上曰徵識吾此意當不固辭及詔為太子太師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

賴卿即其義也知公疾病當卧護之即拜而奉詔其年四月英公勣為特進太子詹事乃同中書門下三品上謂勣曰我兒新登儲兩卿舊長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屈資勿怪也以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李密今豈有遺朕哉勣雪涙致詞以謝

是月詔宰臣劉洎岑文本褚遂良往來東宫與皇太子遊處為賓客初洎上疏以皇太子初立宜尊師重學與正人遊故上嘉歎行焉

太和八年十月太常禮院奏今月十七日皇太子與太師相見請前一日開崇明門内外門所司陳設依奏

開元三年四月勅宣令師保賓客詹事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每至朔望日仗下後與前件官請崇明謁見皇太子其一官兩員已上者任分番如遇陰雨休假其輟放並權停

其年八月勅太子太師鄭覃每月與賓詹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謁見皇太子宣令每月更添一日以二十六

日二十一日詣崇明門謁見若遇陰雨休假其輟朝放朝即取以次雙日餘准今年四月勅處分九月勅太子太師及東宮每月二十六詣崇明門謁皇太子宜停

不許諸王及公主抗禮

貞觀十一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臣竊見密王元曉等事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髙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答拜王爵雖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望一垂

訓戒永循彛則

顯慶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父母之尊人倫以極舅姑之敬禮經攸重苟違斯義有斁彛倫如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之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亡替婦德不修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閫自今已後可明加禁斷一依禮法

神龍元年二月十五日制曰朕臨兹寶極位在崇高負扆當陽雖受宗枝之敬退朝私謁乃用家人之禮近代

已來罕遵軌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下拜子姪違背禮典情用憮然自今已後宜從革弊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更不得輒拜衛王重俊兄弟及長寧公主等宣示尊屬知朕意焉

鄉飲酒

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惰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躭危身敗德咸由於此每覽法司所奏因此致罪實繁有徒靜言思之良增歎息自

匪澄源正本何以革兹俗弊欲當約之軌物詢諸舊章可見録鄉飲酒一卷須行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齒别有序遞相勸勉依禮行之庶家識廉恥人知敬讓

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勅鄉飲酒禮之廢為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酒禮

開元六年七月十三日初須鄉飲酒於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至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

州牧縣宰所寄者宣揚禮樂典冊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日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而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須於天下比來惟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用所管縣一一與父老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庶物遂性之宜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州縣久絶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

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望天下二十五大州簡有性識人於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二十五年三月勅應諸州貢人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其所貢之人將申送一日行鄉飲酒禮牲用少牢以現物充

大射

武德二年正月賜羣臣大射於玄武門四年八月賜三

品已上射於武德殿
貞觀三年三月三日賜重臣大射禮於武德門
五年三月三日賜文武五品已上射於武德殿
六年三月三日賜羣臣大射於武德殿
十一年三月三日引五品已上大射於儀鳳殿
十六年三月三日賜百僚大射於觀德殿其年九月九日又賜文武五品已上射於玄武門
永徽三年三月三日幸觀德殿賜羣臣大射

五年九月三日御丹霄樓觀三品已上行大射禮四日賜五品已上射於永光門樓以觀之

麟德元年三月三日展大射禮自後遂不行此禮

景雲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請行射禮上表曰臣聞聖王之理天下也必制禮以正人情人情正則孝於家而序於國此道不替無不理也故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是以古之擇士先觀射禮所以明和容之儀非取樂一時夫射者別正邪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者哲王

莫不遞襲臣竊見數年以來射禮便廢或緣所司惜費遂使大射亦虧臣愚以為所費者物所全者禮故孔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伏望令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天下幸甚

先天元年九月九日御安福門觀百僚射至八日乃止

開元四年三月三日賜百官射時金部員外郎盧廙與職方員外郎李蕃俱非善射者雖引滿俱不及垜而互言工拙蕃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蕃箭去垜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也

八年九月七日制賜百官九日射給事中許景先駁

奏曰近以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雖存禮章多缺官員累廢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德又未足以威邊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之太平以射選士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蘋采蘩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以射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充和景福咸備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禮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

君臣皆重意於射射之禮也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和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冗官厚秩禁衛崇班勲盈累千其算無數近河南河北水潦處多林胡小蕃見寇郊壘聖人憂勤招恤猶未能安今一箭偶中見一下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恥慙考古循今則為未可且禁衛武官隨番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馬此則訓武習戎時亦不闕待寇寧歲稔率由舊章則愛禮養人天下幸甚疏奏

遂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勑大射展禮先王創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制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射於安福樓下自此已後射禮遂廢

講武

武德元年十月四日詔殺氣方嚴宜順天時申耀威武

可依别勅大集諸軍朕將躬自廵撫親臨校閲至八年十一月十日講武於同官縣

貞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皇帝從太上皇閲武於城西

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溠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許州長史封道弘奏尚書臺本因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尚書于此因以為名今陛下親降此臺以觀校習請改為講武臺從之

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引羣

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為左軍左右驍武等六
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為右軍威
武侯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示衆再鼓而
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為曲直圓銳之陣右為方銳直圓
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合而各復其位許敬宗
奏曰延師整而堅建方敢而銳皆良將也李勣曰甲冑
精新將士齊力觀之者猶震恐況當其事乎上曰講閱
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文物亦多侯景以

數千人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黷又不可棄此之謂也

麟德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講武於邙山之陽上御北城樓以觀之

聖歷二年十月欲以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麟臺監王方慶上疏曰臣謹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才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兵者干戈甲冑之總名兵皆金也金性

尅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也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物也雪霜大摯折傷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盛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陽時犯陰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孟冬

敎習以順天道制答曰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𠡠意此乃月令虛行佇起直言用依來表

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講武於驪山下徵兵二十萬戈鋋金甲耀照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退進以金鼓之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上親御戎服持大槍立於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翊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願寛宥以從人望乃赦之

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使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上既怒唐紹左右猶望寛之㑹右金吾將軍李邈遽請宣勑斬之時人痛惜紹而深咎邈尋有制罷邈官遂擯廢終身

薛訥為左軍節度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部頗亦失敘惟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名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開元八年八月勑國家偃武敎修文德百年于兹矣自運屬清平人忘爭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禮我所未暇且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

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准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車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夫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招攜懷遠將以保大定功協于師貞以弘武備應須期集及有蠲免所司明為條制仍别作優賞法聞奏

至德二年八月御鳳翔府門大閲三年正月御翔鸞閣

習武自後遂廢

大中六年五月勅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人充教練使每年依禮教習仍於其時申兵部

牋表例

舊例上所及下其制六天子曰制曰勅曰牒皇太子曰令親王公主曰教尚書省下州州下縣縣下鄉皆曰符下之達上其制有五上天子曰表其近臣亦為狀上皇太子曰牋啟於其長為之有品也諸曹上公文皆為牒庶人之言曰辭諸司相質問有三曰關曰刺曰移通判之官皆連署

貞觀十九年正月上征遼發定州皇太子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勅垂報許之飛驛奏事自此始也其年五月十日高士廉劉洎等表稱皇太子與百官書疏先無體式請定其儀詔凡是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令太子左右庶子已下署姓名宣奉行書案畫日其餘與親友師傅不在此限

天冊二年二月一日勅自今已後施勅行制及内外官司奏狀文案並大字至聖歷元年四月十一日制勅公

文錢物倉庫計贓科罪傳符過所各依式及别勅作大字餘尋常文按解牒進奏並依常式

景龍三年二月有司奏皇帝踐阼及加元服皇太后加號皇后皇太子立及元日則例若京官五品已上在外者並奉表疏賀其長官遠者次官五品以上者賀表當州遣使餘並附表令禮部整比送中書録帳總奏又應上表啟及奏狀並大書一行不得過一十八字其署名不得大書諸奏軍國事者並須指陳實狀不得漫引古

今凡須奏請者皆為表狀不得輒牒中書省若事少者即於表内具陳使盡事情若多不可盡書者任於表前作一事條表内不許重述

景雲二年六月勑南衙北門及諸門進狀及封狀意見及降墨勑並於狀上書畫題時刻夜題更籌

先天二年三月三十日誥制勑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

開元二年閏三月勑諸司進狀奏事並長官封題進仍

令本司牒所進門并差一官送進諸奏事亦准此中書
門下御史臺不須引牒其有告諜大逆者任自封進除
此之外不得為進如有違者并先決杖三十七年三月
二十六日勅譯書進表並令西蕃所由州府翻訖封進
十一年七月五日勅三都留守兩京每月一起居北都
每季一起居並遣使即行幸未至所幸處其三都留守
及京官五品已上三日一起居若暫出行幸發處留守
亦准此並遞表

二十三年八月儀制令皇帝天子夷夏通稱陛下對表通稱至尊臣下內外通稱乘輿服飾所稱車駕行幸所稱行在所亦行幸通稱諸赴車駕所在者准此皇太子已下率土之內於皇帝皆稱臣皇后已下率土之內於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皆稱妾六宮以下率土婦人於皇后皆稱妾也百官上疏于太皇太后皇太后稱殿下自稱皆曰臣百官及東宮對皇太子皆稱殿下上啟表同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

天寶十年十一月五日勑凡來牧守初上准式附表申

謝或因便使或有差官事頗勞煩亦資取置自今已後諸郡太守等謝上表宜並附驛遞進務從省便至十三載十一月二十九日詔自今已後每載賀正及賀赦表並宜附驛遞進不須更差專使

會昌五年八月御史臺奏應諸道官內州合進元日冬至端午慶陽等四節賀表自今已後其管內州並仰付管道專使發遣仍及時催促同到如闕事知表狀判官罰本職一月俸料發表訖仍先於急遞中申御史臺除

四節外非時別有慶賀使司便牒支郡取表狀急遞至上都奏委留後官准式同進奏緣使司賀表並宜先發其支郡表則待齊到一時付遞中發遣如前却亦准四節制例處分舊例支郡不賀者即不用聚表賀奏

大中三年應邊鎮及諸道奏事表時有不題事由舊制引進狀內每具所奏事由時變鎮節將以討伐党項羌兵機急速恐外人先知因有此請自後諸道遂多為例亦無正勑及中書門下處分

待制官

貞觀元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太宗謂蕭瑀曰朕少研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曰此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弓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何況於理自是遂延耆老問以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兩省太宗每延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

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永徽六年十一月五日詔禮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許敬宗每日待制於武德殿之西門

顯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引諸色目舉人謁見下詔策問之凡九百人李巢張昌宗秦相如崔行功郭待封五人為上第令待詔弘文館每坐日令五人隨仗供奉

文明元年九月五日勑文武京官五品已上清官每日於章善明福門各一人待制證聖元年左衛冑曹參軍

員半千充使吐蕃辭日則天謂之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且留待制也遂與王劇石抱忠並為弘文館學士仍與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於顯福門待制

先天三年十月五日勑京清官及朝集使六品已上每日兩人隨仗待制供奉及宿衛官不在此例至開元十四年七月詔曰比令百官更直待制斯亦讜議時納箴規不聞一言甚無謂也凡百僚庶宜體朕懷各盡昌言

以副虛佇于是太子左庶子吳兢等各上疏極言得失

永泰元年三月一日勑惟政之難非賢弗乂必稽於衆允執其中實使羣材用弘庶績朕以國步未康朝經或闕思與文武藎臣咨謀善道尚書左僕射晃右僕射英乂太子少傅遵慶太子少保兼御史大夫志直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臧希讓左散騎常侍楊璀檢校刑部尚書王昂檢校刑部尚書崔渙吏部侍郎李季卿王延昌禮部侍郎賈至杞王傅吾令珪等並集賢待制

大歷十四年六月八日門下侍郎崔祐甫奏伏以先天二年令羣臣直日待制以備顧問自今已後准元勑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待奉事官盡退別無宣喚然後趨出便於內廊畫食待進止至酉時後放陛下閑暇之際時有名問庶或上禆聖政奉勑宜依其待制官每日未時放歸至建中二年五月二日勑宜令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員仍於見任前資及同正兼試九品已上官中簡擇文學理道兵鋒法度優深者具名聞

奏度支據品秩量給俸錢并置本收利供厨料所須幹力什物廳宇等并計料處分左拾遺史館修撰沈既濟上疏論之曰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尚書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員及常叅待制之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充他官缺職累倍其數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以議則當選求能者以待其人若欲廣務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

先補缺員則朝無曠官俸不徒費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厨料什器建造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利準之當以錢二千萬為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人當復除二百户反復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關輔大病皆為百司息錢傷人破産積於府縣實思改革以正其源又臣常計天下財富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

人重困杼軸猶空方斯緝熙必藉裁減豈俾閒官復為冗食藉舊而置猶可言也若之何加馬疏奏從之

貞元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勅宜令每日待制官各陳所見一條仗下後封進觀古畧兼補闕拾遺有足匡時固宜無隱如事煩細非理道所切者不須其年十二月詔延英視事日令常叅官七人對見問以時政有訐忤及不適事理者優容以遣之

三年四月詔常叅官各以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陳

奏利害

七年十月詔自今已後每御延英殿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叅官每日二人引見訪以政事謂之延對

元和元年四月正衙待制官兩員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本置前件官以備顧問比來多不奏事有同虛設又貞元七年更有次對官難議兩置去歲已停今惟以六品已下清官前例恐非盡善伏請自今已後兼以中書門

下省御史臺拾遺監察御史及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已上職事官東宫師傅賔客詹事及王府諸傅等每坐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令於延英候對以為常式敕中書省御史臺官故事並不待制如要論奏但於延英候對餘依

其年九月詔自今兩省官每日令一人對

二年三月起居舍人鄭隨次對面奉進止令宣與兩省供奉官自今已後有事則進狀其次對宜停

四年十月御史臺奏應諸色請對官及待制自今已後並令前一日進狀來者伏以延英開日羣臣皆不前知遇陛下坐時方進狀請對或本司各有要事便得聞奏令遣應候對官前一日進若以尋常公事不假面論但表章足以陳露倘臨時恐有切務文字不可進言更俟後坐動踰數辰處置之間便有不及又請狀入之時須在卯前如後時者聽不收覽依奏

太和二年九月應令待制官御史臺奏舊例諸司官署

簿前三日具名銜報臺司前一日具名銜聞奏近皆逼日方報録奏常恐失時請自今已後如不是先陳牒請假臨時不署簿者請準朝叅不到例一任加罰如併三度違犯即具名聞奏依奏

開成五年三月勑制法官朔望不要候對初二年八月文宗御延英對刑部郎中丁千乘王合大理少卿李韋紓等自後朔望即對刑法官以詳重輕也至大中三年十月宣待制官與諫官法官循環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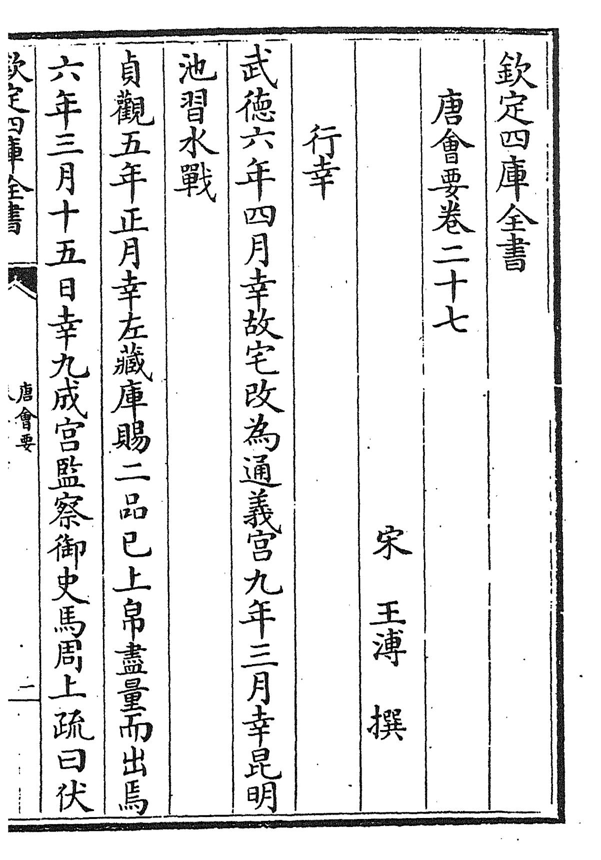
侍讀

開元三年七月勅朕每讀史籍中有闕疑宜選者儒博碩一人每日侍讀遂命光祿卿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入

開成元年十一月宰相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曰侍讀無降殺之禮今後請改為諸王講讀從之

大中十二年四月以諫議大夫鄭覃兵部郎中李鄴為鄆王侍讀居十六宅後數日改充夔王已下五王侍讀居大明宮仍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懿宗即位遂寢其事

唐會要卷二十六



唐會要卷二十七

宋 王溥 撰

行幸

武德六年四月幸故宅改為通義宮九年三月幸昆明池習水戰

貞觀五年正月幸左藏庫賜二品已上帛盡量而出馬

六年三月十五日幸九成宮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伏

見明勅以四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所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脫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幸本為避暑而往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温凊之道臣竊未安勅書既出事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衆惑

其年七月幸興慶宮賦詩詩在雅樂卷

其年冬幸洛陽至灞上命祭漢文帝至華隂祭漢太尉楊震上自為文因謂司空無忌等曰昔朕在隋朝數數經此買餐而食賃舍而宿自平定禍亂君臨四海越十餘載不涉此塗今者出關六軍清道自省德薄甚增祗懼上承文帝餘業海内殷阜若止兩京去來豈至傾敗不顧萬姓行役无休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豈直其君而已近侍之臣相次滅誅若欲君臣長久國无危敗君有違失臣

須極言我聞卿等言縱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量終擇
善而用無忌等拜舞稱賀
七年上將幸九成宮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陛下高
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不可以人從欲然則
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上
喻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好遊幸甚嘉卿意
十一年二月九日幸洛陽至十二年二月五日還京十
二月幸河北縣觀砥柱因令勒名於上以陳盛德明年

十月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欲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上知而數之曰朕省河洛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飼羊養魚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卿舊習十四年上欲幸同州校獵櫟陽縣丞劉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常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甚盛盡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下禾始擬種麥直據尋常

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祗供頓事無乏修理橋道縱
大簡畧費一二萬而百姓收歛實為狼狽臣願陛下少
留萬乘之尊垂聽芻蕘之説退延旬日收刈總了則人
盡閒暇家得康寧鑾駕徐動公私交泰上降璽書勞之
十九年正月上征遼親率領六軍發洛陽至定州詔皇
太子監國至幽州大饗軍士車馬渡遼圍遼東城破之
以其城為遼州又進次安市城依山大戰虜其將帥因
名所幸山為駐蹕山遂還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為文刻

石以記其跡敬宗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蓋天意也乘輿不復東矣初上將發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徧求史籍訖於近代為人之主無伐遼者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則楊僕魏代則毋卭儉王頎司馬懿猶為人臣慕容直僭號之子皆為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畜削城平基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百王豈止俯同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尤堪任用惟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今

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朝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每三思煩愁並集特乞天慈一垂省察

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

二十一年九月太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遇一衛士佩刀失車馬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所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數矣因赦去之

永徽五年車駕幸萬年宫中夜山水暴至衝突玄武門

宿衛者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安有天子一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桄呌喚以警宫内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卿得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至上元中名謂曰往九成宫遭水無卿已為魚矣

顯慶二年閏正月十四日幸洛陽勅每事儉約道路不許修理是日微雨至灞橋御馬蹶御史中丞許圉師劾進馬官監門將軍斛斯政則罪合死刑請付法上曰馬有蹶失不可責人特原之

三年十月十七日上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址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禮部尚書許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灌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苻堅姚萇後周並都之上又問曰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開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為昆明國所蔽故因濶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上因命檢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聞

龍朔元年九月幸天宫寺以髙祖龍潛時舊宅故也

麟徳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發東都赴東岳十一月二十日至濮陽上問右丞相竇徳玄曰濮陽爽塏信良邑也古謂之帝丘何也徳玄不能對禮部尚書許敬宗策馬前曰臣能知之昔者顓頊實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昆吾氏因之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既是顓頊所居故謂之帝丘爰在漢晉隸于京師臣聞有徳者啟其國土失道則喪其疆宇自古名都美邑居之者不一

姓故有國有家者不可不慎也上曰濟水與濟源斷絶
不可屬何故然對曰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自
此潛流地下過河而南侵出為滎澤又潛流至曹濮之
間散出平地漸合而東流為汶水自南注之古者五行
皆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職故辨其味與色潛流復出合
而更分皆能識之尚書所載與今同矣上曰濟水細微
而稱四瀆何也對曰爾雅云瀆者獨也言不因餘水能
獨赴海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岳流而

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星潛伏而難見濟水潛流而數絶狀雖微細其實尊也上稱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我以德玄不能對心寔恥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强其所不能我所能也英國公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總章二年八月一日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咸云車駕西巡不便上聞之名五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此蓋常禮朕暫欲幸涼州如聞

在外咸謂非宜何也宰臣已下莫有對者祥刑大夫來公敏曰陛下廵幸涼州遐宣王畧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是明制施行所以不敢塵黷奉勑故問敢不盡言近高麗雖平扶餘尚梗兼西道經畧兵革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户猶少供億鑾駕備稍難臣聞在外實有竊議上曰卿等既有此言我止渡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竟下詔停西幸無何擢公敏為黄門侍郎賞能直言也

調露元年九月七日幸并州以度支郎中狄仁傑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知玄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衣服過者必致風雨雷雹之災遂發數萬人别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患妒女之害遽令罷之上聞歎曰真大丈夫

聖歴三年七月幸三陽宫有西僧邀駕看葬舍利上許之千乘萬騎咸次於野内使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君王天下之主當重閽難見居安慮危上路

崎嶇既為難衛庸僧詭惑何足據憑且君舉必書不可不慎上中路而還曰庶成吾直臣之氣也

長安四年正月辛酉涼洛陽縣尉楊齊哲上書諫曰臣聞古先哲后咸以為獨智不可以任已專欲不可以違衆所以樹板徵謗懸鼓納諫思聞過而從善全直言而沃心用能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經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安人之道貴於省事陛下以大定元年冬迺睠咸京長安三年冬還洛邑四年又將西幸聖躬

得無窮於車轝乎士卒得無弊於暴露乎扈從僚屬儆
裝而不濟隨駕商旅栖泊而匪寧東周之人咸懷嗟怨
昔者周穆王欲周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陛下玉琯四周金輿三駕車轍
馬跡雖未出於內都巡狩省方事不師於五載雷動天
轉海運山移儼彼六龍歲適千里此亦近於彤民之力
矣安人之道臣用有疑此邦父老抗表留駕陛下告以
吐蕃和親為詞臣愚以為未得也況吐蕃蕞醜西隅尺

尺自京到洛曾不崇朝陛下乃欲務其艱遠恵然從之夫千鈞之弩尚不為鼷鼠發機況萬乘之君輕為邊戎枉駕夫民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經曰可畏非民是民不可欺也今陛下此言是欺下也使國史何以書之臣朽才淺學切為陛下籌之陛下今幸長安乃是背逸就勞破益為損何者神都帑藏儲粟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地當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會陛下居之國無横費長安府庫及倉庶事空缺皆籍洛京轉

輸價直非率户徵科其物盡官庫酬給公私縻耗蓋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國有横費人疲重傜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長安也山東之財力日匱在洛邑關西百姓賦役靡加背逸就勞破益為損殷監不遠伏惟念之帝王敬授民時所重惟穀今陛下鑾輅以明年正月即塗歲首是就耕之初駕行非務農之意無乃不可乎

神龍二年十月十七日勅行幸每頓人宿兵及三衛並令伍伍相保其押官責名品明作文簿别送與金吾

景龍二年十二月幸新豐溫湯迴幸兵部尚書韋嗣立山莊封為逍遥公改鳳凰原為清虛原鸚鵡谷為幽棲谷四年五月上微行與后觀燈都邑因幸中書令蕭至忠宅令宫女數千人看燈多有逃逸其年四月又幸龍慶池泛舟宴侍臣

開元五年正月十日幸東都右散騎常侍褚無量陳意見上表曰臣聞巡方問俗大化所先故帝舜巡狩望秩山川徧于羣神漢景帝巡狩祀黄帝於橋山章帝東巡

祀帝堯於咸陽武帝廵狩望祀虞舜於九疑景帝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祀后土髙祖過魏祀無忌之墓過趙封樂毅之後章帝廵狩至沛祀桓譚之冢魏武祀喬玄之墓自古廵狩咸致享祀畧而言之有如此者伏願陛下行幸所過之處有名山大川𠨍陵墳衍古之帝王及忠臣烈士備在祀典皆合致祭望令所管州縣據圖經具録先報又天子廵狩所至之處命太師陳詩以觀人好惡不敬不孝削地黜爵有加於人加秩進賞蓋慮夫

州牧縣宰德化未敷下情不得上通故親問風俗臣又聞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河東地也誠以欽明文思光宅天下堯之道也明四目達四聰舜之德也奠山川定貢賦禹之功也雖其人已沒而其教克明陛下將幸東都仍從北路豈不觀覽聖跡想像遺風且人主行幸禮必有名請下制書曉示天下知取北路之意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絶崇德報功故禮曰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大禹之後於杞

漢武帝過洛陽以周子南君封於周後漢髙祖撥亂日
不暇給猶修祀六國成帝追蕭何曹參周勃靳歙夏侯
嬰陳平張良等一百餘人皆復爵紹家傳之不絶周以
藩屏為約事在繼代漢以山川為誓義存長久臣又聞
之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灾立人之後重于封人之墓
伏願駕到東都先崇繼絶唐初已來至于今日有功臣
名相並加收敘其有正嫡已絶請傳支庶故殷朝繼及
無廢近親周室興亡貴存身後繼髙密者累葉豈專鄧

禹之主𦙍嗣平陽者累世何必曹參之嫡孫臣愚謂生有其功死非其罪者雖在黎庶並聽承襲臣所上事如堪收録伏願裁之及車駕至永寧縣崤谷馳道隘陋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戶部侍郎王怡並失其部署上令黜之侍中宋璟奏曰陛下富於春秋方事巡狩一以墊隘致罪大臣恐將來人受艱弊于是遽命捨之璟拜謝曰陛下捨之是怨歸於上而恩出於下請且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

之

十一年正月二日發東都北廵二十五日至并州兵部尚書張説進言曰太原是國家大業所起陛下宜因行幸振威曜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東有漢武脽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為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也上從其言

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東都十日至華州命刺史徐知

仁與信安王禕勒石於華岳祠南之通衢上親制文及詩舊路在岳北因是移于岳南也至十三年七月七日碑成乃打本立架張于應天門以示百寮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發東都赴東岱十三日至嘉會頓上校獵引諸番豪長入仗並與之弓箭供奉左右時有兎起於御馬前上引弓旁射獲之突厥朝命使阿史那德吉利發便下馬捧兎跳躍蹈舞謂譯者曰天可汗神武天上則有人世无也上因問飢不對曰仰觀聖代如

此十日不食猶為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
舍人呂向上疏諫曰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服豈
齊馴獸由其醜性毒行久務常積也夫突厥者正同此
類今陛下收其頭劾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
會詔許侍遊名入禁仗賜以馳逐操弓乘馬飛簇於前
同獲獸之樂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剚卿詭動何
羅竊至暫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單于為醢穹廬為洿何
塞過責伏願勿復親近使有分限待不失常歸於得所

孰不幸甚太子左庶子吴兢諫曰陛下縁自洛邑告禪岱宗行經數州屢以畋獵為事伏恐外荒之攸漸誠非致治之所急況登封告成禮容甚大伏願罷此畋遊之事充備文物之儀又貞觀時太宗文皇帝凡有廵幸則博選識達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皆問其所由用為鑒誡伏願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夫騁奔馬於澗谷要狡獸于叢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馭朽之變安可同年而較其優劣也

二十年十月十日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見䄚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䄚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從无䄚車自此始也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兩京行幸緣頓所須應出百姓者宜令每頓取官錢一百千又作本取利充仍令所由長官專勾當不得抑配百姓

貞元三年十二月上獵於新店幸野人趙光奇家問曰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仍歲頗稔何不樂乎對曰蓋

由陛下詔令不信於人所以然也前詔云於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兩歳税而誅求者殆過之後詔云和糴於百姓曾不識一錢而强取之始云所糴粟麥納于近次今則遣致於京西破産奉役不能支也百姓愁苦如此何有於樂乎雖頻降恤民之詔而有司多不奉令亦恐陛下深在九重未之知也上感異之因詔除其家
七年七月幸章敬寺賦詩曰招提邇皇邑複道連重城法筵會早秋駕言訪禪扃嘗聞大仙教清淨宗無生七珍

匪吾寶萬行先求成名相既雙寂繁華奚所禁金風扇
微涼遠烟疑翠晶松院靜苔色竹房深磬聲境幽真慮
恬道勝外物輕意適本非悅含毫空復情百寮畢和亦
書於辟其後京兆尹薛珏請以上詩序皇太子書刻於
石而填之以金從之
十二年四月左右千軍使奏云鑾駕去冬巡幸諸營於
銀臺門外立石碑以紀聖迹可之其碑立於左掖門外
高二丈二尺

元和十五年六月時以皇太后居興慶宮穆宗皇帝六宮侍行迴幸左神策軍賜物有差自後凡三百累幸左神策軍及晨輝樓九仙望仙等門觀角觝諸戲其年七月幸安國門觀盂蘭會

其年八月幸勤政樓問人疾苦九月幸魚藻池大張樂觀競渡

十一月二十日將幸華清宮溫湯宰臣疏請罷行御史大夫李絳率百僚與常侍崔元畧等又疏諫三請不從

又伏延英門及暮方退二十一日上以天未辨色由複道而往即日還宮闕

十二月幸右軍擊鞠遂畋于城西

長慶二年十月上由複道幸咸陽止於善因佛寺賜僧錢百萬縣令絹百尺其年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石甕寺命景王率禁軍五百騎侍翌日上幸華清宮迎太后遂狩於驪山

四年二月上初聽政羣臣展入閤之儀退朝幸飛龍廐

寶厯二年二月將幸東都勑檢修東都已來舊行宫上自臨御以來常欲東幸宰臣等无不諫上意益堅常正色謂宰臣曰朕去意已定李逢吉頓首言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臣等以為不可者以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竊恐國人之心揺矣伏惟稍迴聖慮天下幸甚上竟不聽百執事相繼獻疏亦不省會裴度自興元入朝因別對奏云國家建立都邑盖備巡遊然自艱難已來此事遂絶今東都宫闕營壘廨

守悉已荒廢陛下必欲行幸須緩修葺上曰如卿言即不去亦得何止後期遂罷行計其年三月上幸魚藻宫觀競渡六月幸凝碧池觀魚

太和四年八月幸梨園會昌殿觀新樂

九年八月幸左軍龍首殿因幸梨園會含元殿大合樂

開成元年三月幸龍首池觀内人賽雨因賦暮春喜雨詩曰風雲喜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幣虚陳禮動天實精思漸侵九夏日復在三春時霢霂垂朱闕飄飖入緑墀

郊坰既沾足黍稷有豐期百辟同康樂萬方佇雍熙

大中十一年正月車駕將幸華清宫時兩省官進狀論奏乃下詔曰朕以驪山近宫真聖廟貌聽政之暇或議一行蓋崇禮敬之心非以盤遊為事卿等援經據古列狀獻章深覩盡忠已允來請

咸通十二年五月幸安國寺賜講經僧沈香髙坐

唐會要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許溶

唐會要卷二十八

宋　王溥　撰

蒐狩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書曰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崇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天下之不難也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竹

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旣代天理物安得非時妄動

五年十二月九日諫議大夫蘇世長從幸涇陽之華池校獵上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遊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即狂為陛下國計即忠矣

八年十月二十日校獵於周氏陂秦王文學褚亮以冠亂漸平每冬畋狩遂上疏諫曰陛下旰食思政廢寢憂

民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
涉歴網惟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
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壯觀至於親迫猛獸臣竊
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健弩一發未必挫其畏率
然驚軼事生慮外如或近林藪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
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悚慄陛下以至聖之
姿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无隅直言敢縁天造冒陳丹
懇上納之

其年十二月高祖謂侍臣曰蒐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申孝享之誠于是狩於鳴犢泉之野

貞觀五年正月十三日大蒐於昆明池夷落君長從上謂高昌王麴文泰曰大丈夫在生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畋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合三樂也今日王可從禽明當歡宴耳

其年十月二十日上將逐兎於後苑左領軍執失思力

諫曰天授陛下為華夷父母何得自輕倘使萬一馬有顛躓將若之何上顧而異之及又將逐兎思力乃脱帶刀跪而固請上為止馬

十一年十月射猛獸洛陽苑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收馬搏之上拔劒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納之因為罷獵特進魏

徵上表諫曰臣聞漢孝武帝好格猛獸司馬相如諫曰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趨夜還以為萬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過情之娛罷格獸之樂則天下幸甚至十一月十五日狩於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

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祕書監虞世南諫曰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郊獲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鑾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葢重慎防微為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末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

芻蕘之請降納溝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
百王永光萬世

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狩於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
斷絕上乘高望之欲捨其罰恐虧軍令乃迴轡入谷以
避之

永徽元年高宗出獵在路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
油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悅因
此不復獵

龍朔元年十月五日狩于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高宗親御弧矢獲四鹿及兎數十頭晚次御營望見大官烹羊欲供百官之膳因問侍中許圉師曰朕目擊彼羊在於格下見其無罪就戮非無惻怛之情今欲以死獸易之可乎圉師曰昔齊宣王見人欲將牛以釁鐘因曰我覩此牛觳觫似無罪而就死地乃不釁鐘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封之羊則堯舜之用心也遂釋其羊不殺九日又於山南布圍大順府果顔王萬與以輒先促圍集

衆欲斬之上謂侍臣曰軍令有犯罪在不赦但恐外人謂我翫好畋獵輕棄人命又以其經從征遼有功特令放免上于是製冬狩詩

總章二年九月車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遊西北達岐梁歷普潤至雍為兩圍殿中侍御史杜易簡賈言忠監圍山阜懸危躡蹻杖策不得暫停凡五日而合劾奏將軍劉玄意黄河上等處斷圍玄意竟抵罪黄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特原之

先天元年十月七日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至十一月三日侍中魏知古上詩諫曰常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翾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雍熙諒在宥亭毒非多傷辛甲令為史虞箴遂孔彰手制曰卿所進獵渭濱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茲向溫湯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羣而畋開

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校獵匪慕前禽卿有箴規輔予不逮合賜物十五段以申勸奬

開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大蒐於鳳泉下制曰今四方無事百穀有成因孟冬之月臨右輔之地戒兹五校爰備三驅非謂獲多庶存除害乃者長圍已合大綏未舉而夜聞朔風天降微雪狐裘且御未免祁寒鶉衣不充寧堪深露朕為父母育彼黎元中宵耿然明發增惕其圍兵並放散各賜布二端綿一純

七年十月右補闕崔向上疏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況居大寶之位也哉陛下宜保萬壽之體副三靈之望安可輕出入重盤遊乎天子三田前古有訓豈惟為乾豆賓客庖厨者哉亦將以閱兵講武誡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銜枚有善聞而無諠譁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畋於渭濱有異于是六飛

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薈蹴蒙龍越嶃險靡榛蘩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羣擾攘羽族繽紛左右戎夷並申勇敢攢鏑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于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慮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靜言思之臣深為陛下戰慄也書曰不畏入畏又曰從諫則聖惟陛下深思遠慮以誡後圖則天下孰不幸甚

貞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于苑中止其多殺行三驅之禮軍士無不知感畢事幸神策軍左廂勞饗軍士而還

元和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朕昨因閱秋稼行苑至東祇以鷹犬自隨本非畋獵于時雖覺行人聚觀亦無傷稼之意而諫官在外章疏頻煩意何為耶卿等知否李吉甫對曰陛下軫念黎元親問禾黍察閭里之疾苦知稼穡之艱難此則聖主憂勤天下幸甚但以張矢前驅

鷹犬在後田野縱觀見車從之盛以為萬乘校獵傳説必多諫諍之臣義當守職既有聞見理合上諫緘嘿則懷尸素之慙獻言又懼觸鱗之禍果決以諫實謂守官正當嘉尚非足致詰夫蒐狩之制古今不廢必在三驅有節無馳騁之危戒銜橛之變既不殄物又不數行則禮經所髙固非有害然逐兎呼鷹指顧之樂忘危履險易以溺人故老氏譬以發狂昔賢以為至誡陛下每與臣等討論古昔追蹤堯舜固當棄常俗之末務詠聖祖

之格言願以狗物為心克己為慮則昇平可致聖祚無
疆羣臣異議不禁自息上曰卿言是也朕亦深悟矣
五年十一月上頻出遊畋吏部郎中柳公綽欲因事諷
諫乃獻醫箴一篇曰天布寒暑不私于人品類既一崇
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
滿天地之間浹肌膚于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于
內端潔為隄奔射亦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
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

地厚矣橫流潰之聖情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則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咤傷氣天下之重從禽為戲不養其外前修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稟氣而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成巧必喪真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祚億

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羣藝有署臣司大醫敢告諸御帝深嘉納之

長慶四年三月赦文鷹犬之流本備蒐狩委所司量留多少其餘勑州府更不用進來

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於大白原諫議大夫髙少逸於閤内論奏曰陛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幾廢弛晨去暮歸況方用兵師尤宜停止上改容勞之少逸退上謂宰臣曰

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也

祥瑞上

儀制令諸祥瑞若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大瑞者即隨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處不得苟陳虛飾告廟須下後百官表賀其諸瑞並申所司元日以聞其為獸之類有生獲者放之山野餘送太常若不可獲及木連理之類有生即具圖書上進詐偽瑞應者徒二年若灾祥之類史官不實對者罪二等

武德元年七月新豐鸚鵡谷水清世傳此水清天下平
開皇初暫清復濁至是復清
七年閏七月十三日長安古城監渠水生鹽色紅白而
味甘狀如方印
八年三月十三日赤雀巢於殿門
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甘露降於中華殿之桐樹泫如冰
雪以示羣臣
貞觀二年九月三日詔朕每見諸方表奏符瑞慙懼增

深且安危在於人事吉凶繫於政術若時主昏庸靈貺未能成其美如理道休明庶徵不能致其惡以此而言未為可恃今以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舊表奏自外餘瑞宜申所司其大瑞應奏者惟録瑞物色目及出見處所更不得苟陳虛詞

十二年六月六日滁州言野蠶成繭徧於山阜至十三年野蠶又食槲葉成繭大如柰其色緑凡收六千五百七十石至十四年六月又收八千三百石

十四年二月十四日陜州刺史房仁裕奏所管界内二百餘里正月元日河水變清四日乃止

十六年四月二日皇太子初立有雄雉飛集東宫明德殿前上問褚遂良是何祥也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為寶雞祠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雌見於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上大悦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

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為龍鳳之形

十八年十月八日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司羅目一丈之餘并枝者二十餘所司徒長孫無忌曰自來嘉祥雜遝陛下推而勿居遂令史臣閣筆無以示後因相率拜賀上曰朕觀古之帝皇覩妖災則懼而修德者福自至見祥瑞則逸而行惡者禍必臻今瑞應之來朕當勞心苦力以答天地耳何煩致賀

二十年十一月汾州上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地二尺掘之則玄金也

二十一年正月玉華宫李樹連理隔澗合枝

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司勲員外郎源行守家毛桃樹生李實太子詹事李寛等上表陳賀上謂侍臣曰凡厥休祥雖云美事若其不實取笑後人朕嘗見先朝説隋煬帝好聞祥瑞嘗有野雀集於殿上校尉唱云此是鸞鳥有衛士報云村野之中大有此物校尉乃笞衛士

仍奏為鸞鷟煬帝不究真虛即以為瑞仍名此殿為儀鸞嗤笑至今未弭人之舉措安可不思今李寬等所言得無類此凡祥瑞之體理須明白或龍飛在泉衆人同見雲色雕綺觀者非一如此之輩始號嘉祥自餘虛實難明不足信者豈得妄相牽率稱賀闕前

龍朔三年十月十六日絳州麟見二十六日含元殿前麟趾見至來年正月一日改元麟德

長壽二年正月元日夜大雪質明而晴上謂侍臣曰俗

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故實文昌左丞姚璹
對曰汜勝之書云雪是五穀之精以其協和則年穀大
獲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雪以為嘉瑞上曰朕
御萬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歲稔此即為瑞雖獲麟鳳
亦何用焉
三年十一月一日陳州上言宛丘縣鳳凰集衆鳥數萬
前後翔從行列齊整色別為羣三日遂改元儀鳳
開元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潞州獻瑞應圖上謂宰臣曰

朕在潞州但靖以恭職不記此事今既固請編録卿與
取藩僚舊邸問其實事然後修圖上又謂宰臣曰往昔
史官惟記灾異將令王者懼而修德故春秋不書祥瑞
惟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遂勅天下諸州不得更奏祥
瑞至大歴十四年閏五月十四日澤州進慶雲圖制曰
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遂忠為良瑞如慶雲靈
草異木自今已後並不須進諸道亦宜準此
十九年四月一日揚州奏穭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再熟

稻一千八百頃其粒如常稻无異

天寶三載三月六日武威郡奏番禾縣嘉瑞鄉天寶山有醴泉湧出石化為瑞麪遠近貧乏者取以給食遂改番禾縣為寶縣

大歷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陽雁来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翔雁不到浩以為陽為君德雁隨陽者臣歸君之象也

五年九月太原奏文水縣冬蠶成繭

八年七月解縣安邑兩池生乳鹽戸部侍郎韓滉判度支請薦於清廟編之史冊從之至十二年十一月賜號寶應慶靈池

興元元年八月亳州真元縣大空寺李樹植來十四年長一丈八尺今春枝忽上聳高六尺周迴似蓋九十餘尺先天觀玄元皇帝太后陵槐樹下有靈泉湧出上有雲氣五色黄龍再見於泉中

貞元八年正月鄂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鹿上曰朕初

即位即止祥瑞士幹致白鹿其謂我何還之彼當慚懼

留之遠近復獻竟不視遂放于苑中焉

十年正月西川奏當管甘露降松栢樹竹㯿等二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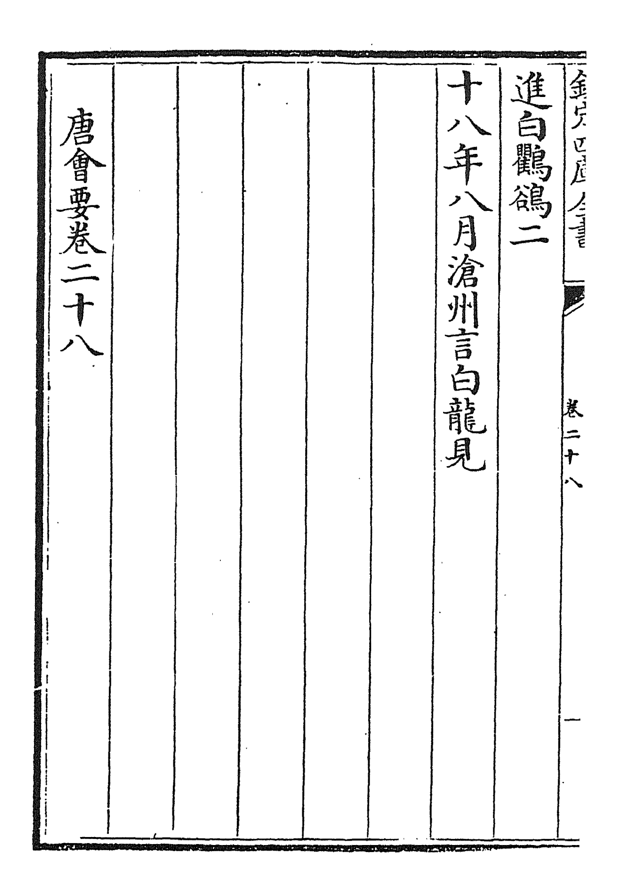
百四十二處

其年懷州奏獲白雀二

十一年二月同州進五色鷹八月潞州進白鶻

十一月潭州進赤烏

十二年七月東都留守奏苑内生芝草一株是月河陽



進白鸜鵒二

十八年八月滄州言白龍見